

◎圍籬內的熱病

七歲以前。四歲半的時候，在近乎野放的日子，在蝸牛，山苦瓜，野蕃茄，朱槿花的圍籬間，我在那裡奇異地學會了識字。沒有人知道為什麼。1986年，週四晚間九點，高亢急促，近乎歇斯底里的陽明春曉，李豔秋講解，張炳煌書法的「每日一字」時代。初鹿部落的邊緣，我與雲南騰衝來的外公，一起坐在殘餘張國周強胃散氣味的客廳，看那肥滿如毛蟲的墨筆，一點一捺寫下如幼童頭殼大的字。那場景如今想起，仍舊充滿迷魅。與此同時，建和青海路上，我的堂姑姑在部落經營髮廊。也許是為了她年齡跟我相近的孩子，髮廊內有著全套漢聲版《中國童話故事》。我在那裡耗過許多未曾上學的下午，遺忘吹整剪燙的聲音，翻開鋒利厚重的銅版紙張，刻意展露識字天賦，在故事中攀爬一遍一遍。

那是最早的故事。斑斕繁複的插畫與紋飾，報應與時間的遞變，人與動物的幻化。慾念，淚水，殘疾，動搖大地的善惡與神通。三百六十二則「中國孩子」的故事（那裡面甚至有莫那魯道與吳鳳），為我織造龐大豔異的幻境。神靈安排世間的秩序，水火木石在無限久遠之前都有語言。每個日子都有一個故事，每個月份都有一個花朵。安穩，躁動而危險的密室。在髮廊幽微而親密的理燙藥水氣味中，世界自始有了不曾與人分享的鬼神與通道。

每每母親接我回家時已接近傍晚，部落燥熱的風漸漸溫馴。我必須回到那與文字一樣，秘密，充滿騷亂，令我束手無策的人間。有時初鹿，有時建和。我的部落，是國語的，漢字的。我後來才知道它們有自己的名字——初鹿是Ulivelivek，建和是Kasavakan。

七歲以後與父親搬離建和，來到池上。那蠢動的文字世界並未停止襲來，在幼年的身體中攪動，誘發著。家中閱讀資源不算難得，努力當一個被教養的孩子，家中書櫃陸續有了厚重的《十萬個為什麼》、《小百科》、《小牛頓》、《吳姊姊講歷史故事》、《中國孩子的故事》。漂浮甜甜圈一樣的太空站，比薩斜塔是如何建成的，聞雞起舞的祖逖，恐龍是怎樣滅絕……。十八歲第一次來到敦化南路，看見那濃密奢侈的行道樹，想到的仍然是《小百科》中的阿明與阿桃，因為他們說敦化南路是台北最綠最美的路——80年代末的聖經，同代人的宮殿與遺跡。

但在那些簡明，清澈，潔淨的知識之外，更誘惑人的是，與母親去洗頭燙髮時，大片鏡面下堆疊的《翡翠雜誌》、《獨家報導》、《美華報導》。封面是恬妞崔苔菁許曉丹熊海靈溫翠蘋蔡佳宏李芳雯方文琳龍君兒鍾楚紅涂善妮……圓體血紅的標題蓋在臍眼上，像帶有吸盤的觸足，好艷異。許曉丹是這些雜誌的常客，奶頭與拳頭的戰爭，裸身的迴旋舞，髮廊單調的日光燈沒入極夜的鼠蹊。絲白稠緞下的乳房，微透紅疹的大腿，逆光的汗毛，暗巷中的分屍與凶殺，女大學生的性自白，槍擊，賭博與逃亡……在神話，歷史，知識圍捕不到的地方，原是危疑的熱感世界。瘦小如稗草的孩子，心室埋藏著雜音，在合成皮椅留下慾念的汗痕，蝸牛的涎跡一般。

池上的鄉立圖書館在我八歲那年落成啟用。在那分類範疇完足的排列下，依舊藏匿了巨大的禁忌與騷動。我離開同齡孩子群聚的童書閱讀區，輕巧地在哲學類，自然科學類，語文類行走，抽取。《世界性文明史》，《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人體大圖鑑》，《婦女百科全書》。那些特定的書頁縫線因為被人頻繁地翻閱而逼近拆解。群聚的秘密。那些與性有關的文字，如雨後茸出的白菇，攜帶著水露搖動，勃發。

閱讀如果是密室，這些事物更像磚縫與孔穴，脫落的粉塵。在看似光潔的表面上，日漸擴散了那不可說，不可見的區域。同樣令人沉溺的是《瀛寰搜奇》，關於耶穌的裹屍布，安達魯西亞某間房屋牆上浮現的無名屍臉孔，讓我很長一段時間不敢注視房間壁癌的痕跡。在童年必須表演的學習與寫作天賦以外，那是卸除教養與規矩的異樣世界。那異樣像是凡俗人間的補充，或分解著我，如毛氈苔上的小蟲，田秧上粉紅的螺卵。現在想來，那些性與慾望的霉斑，大概也是我的聖痕與鬼影。我被引誘，驚異，潛行，日復一日。我以為只有我在文字中發著這樣的高熱。離家遠行之後，才知道人間多的是像我這樣深陷洞穴的人，時間並不特別向我展示它的幽暗與曲折。

胡德夫說，在卑南語的世界裡，人在世界上的旅程，不過是一個被放置的狀態，「他沒有目的把你放在世界上的。」我毛羽豎起，像找到一個收納這些混亂經驗的盒子。從圍籬翻身出來後，我不過是隨之行走，隨之於大地上搖擺。於是當我動員那些時間，記憶就像焚風一樣襲來。燥熱，恍惚，近乎無情。翻過早已不存在的，蟲蟻分散的朱槿圍籬，巨大的木麻黃聚落，悶雷一樣地繁殖。那禁忌與色情並不來得過早，我亦不是部落的異樣。世間只是等待我以恍神的足跡，不斷暗示那其中埋藏的完好與缺損，平凡與盛大。

小鎮秋天的早晨，從家裡通往國中的小路上，偶爾會湧起非常濃厚，巨靈一樣的大霧。當你騎著腳踏車，遠方的物事便會逐漸地鬆懈，顯現自身的容貌。你經過檳榔園，路旁棄置的沙發，野狗，蟾蜍屍，堆積著無限人間物件的回收場。或者迎頭遇見那些走著，卻比時間本身更緩慢的老人。那活動的霧氣像是有了雙手，一陣一陣地阻擋，或試探著。直到你沿著水溝路在田間過了一個彎，逼近省道時，那霧氣方才疲倦地消散去，現出小鎮那帶著水印的荒蕪。

二十年過去。你看見那小路如何變為大道，那無名樹如何成為地標。你回到小鎮，卻總只記得那晨間通學道的寒霧，以及在無聲時間中，不斷繁殖的什麼。

父親在臺糖工作，很小的時候偶爾被父親帶著去監看甘蔗採收。採收車折壓甘蔗的扎實聲響，甜香混合著油氣。我是不愛曬太陽的小孩，烈日之下無奈地等待，漂浮著。草屑像是飛蝗，滿罩著仰角的天空，註定要讓記憶恍惚起來。廠房之外，廣大的田野有著牧場，畜養一些懶散的牛群，像形成了某種生態體系，支撐幾個我們這樣的員工小家庭。我在台糖的宿舍學會騎腳踏車，在那裏識字讀書，第一次知道蛇竟然會趁人不在家時偷偷盤踞在書桌。某個極冷的冬天，我發現所有電視變成一片黑白，住在附近的老兵眼神也像電視一樣黯淡了起來，後來才知道那是蔣經國逝世。

我記不得小鎮的糖漿廠什麼時候停止運作，巨大的煙囪突出遠方的天際，彷彿生來就是為了成為廢墟。即使白天都顯得幽黯蒼老的廠房裸露著，鋼筋攀爬著鏽癢，芒草狡詐地從水泥地的裂縫掙脫出來。即使你遠遠的注視，那鋒利的草緣，與藏匿著的時間的鬼魂，也會割傷你。

一九九四年，我上了國中，一家已經不住在員工宿舍。牧場改建重生為休閒渡假村，父親成為了渡假村的員工。兩千年的時候，渡假村重新翻修，不知道哪個高層的點子，把這片養著牛羊的草原跟蒙古聯想在一起，也因此整個渡假村就蒙古化了起來。像戀愛的中年人，老去的空間一時之間年輕了，帶點微妙的尷尬。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蒙古衣物，白色的羊毛氈，咖啡色的皮靴與長弓，金色鑲邊的器飾，黑色的琴聲在渡假村滾動著，像弓弦來回策動著久未活動的人群。小鎮沒有人去過蒙古，此刻我們卻一下活在蒙古裡了。

渡假村以蒙古包式的客房作為噱頭。王昭君與成吉思汗的巨大白色雕像半夜打上七彩燈光像俗豔的元宵主燈，餐廳烹煮大漠風情烤羊餐，文化館裡蒙古服裝出租僅僅一百五十元。父親在渡假村裡忙進忙出，目光所及皆是馬——馬奶酒，馬頭琴，馬靴，馬形旗幟，父親也姓馬，粗豪長相與中年發福後的角力手體格，儼然是半個蒙古人了。

多麼新鮮哪。小鎮突然降臨了一個夢幻之地，空想之國，時間的馬戲。我覺得父親像是領主一樣，炎夏之地的大漠貴族。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於家庭的經濟狀況，完全沒有概念的。由於母親節制卻全不儉嗇的金錢管理，小學的我覺得生活是多麼愉悅，有些富貴門第的錯覺，小學期間，小鎮推銷員像被某種神祕力量驅使，陸陸續續地彎入窄巷小門，兜售生活中需要與不需要的物細。有時男子帶來一台吸力強大聲響彷彿重型機具一般的進口吸塵器，「換算一下，這可以用上十年二十年還不划算嗎？」有時是一整套自然科學VHS錄影帶，從東非草原到熱帶雨林，極地冰原到酷熱沙漠。我對於一萬多元的影帶興趣缺缺，然而我看著贈品：市價三千元的白色長筒天文望遠鏡。我升起詭異的虛榮，我想要。最終母親是買下了。

那四十卷的錄影帶中，我只特別挑出了「孔雀原來會飛」的片段反覆播放，望遠鏡也僅僅拿來看過一次月亮，只是比平常看到的大了一些，沒有特別的感覺。當我知道有個成語叫做買櫝還珠（或者其他更貼切的詞句），並試圖回想母親容忍我這樣的任性，完全不是因為寬裕，而是其他說不清的東西，也是很久之後的事了。

在我與母親被那些無用之物包圍的時候，父親去了哪呢？

中學之前的父親彷彿本身就是個謎團。例如有幾年他跟上了台灣的股票熱，中午時候裸著上身客廳吃飯，新聞的尾段我跟著他看電視上紅色綠色數字的跳動，跟父親說你的股票漲了我就多吃一碗。有時在溽暑全家驅車前往花蓮的號子，我在那裡陪著呆坐一個下午。我終究不知道父親那幾年到底是賺了，還是賠了。也曾經在家裡接起陌生人的電話，指名要找父親，母親說以後接到這種電話都說不知道，沒這個人。後來我一人在家時總是對電話有種微微的恐懼，即使我後來再也沒接到那帶著香港口音的電話。

父親曾經在台東市區天后宮附近買下一間小小的飯店套房，大概當作投資之類。我們曾經像是富人造訪渡假別墅一般，在那裡過了一夜。雙人床上擠了一家四口。偶然在轉臺時閃過的色情片，轉盤推到最底的空調，綠色的熱水壺，白鐵盤以及倒扣的玻璃杯，微微有點霉濕的空氣，那令人暈頭轉向床頭控制的床頭燈浴室燈玄關燈走道燈……當我長大以後突然問起那間房，母親淡淡回說沒了。

沒了。

一間密室一樣的房間，從我們一家四口的日子中被擠壓出去。漂流教室，懸浮在天后宮的頂端那樣。那對我來說不痛不癢，像一個精巧作態的意象，帶點王家衛電影一樣的色澤。然而那失去的對父母來說那又是什麼呢。是斷骨一樣的沉重，霉斑侵蝕一樣的憂傷，還是夏日焚風之後，那彷彿被抽取去記憶一樣的，無法再生長的作物？

那些謎團在時間中有意無意地滾動著，像是原野上的乾草團，每當我想起一次，它們就輕巧地移動一點，卻始終無法從無邊的時間中離開。像那些蒙古包，在渡假村中集結著，卻彷彿籠罩著什麼，沒人能夠看見它的內裡是華美，還是朽壞。後來經歷了更多事，我們以及其他的幾個小家庭，離開了那個渡假村。不知道我們是更好，或是更壞，只是有什麼消散了。

你騎著腳踏車，進入那尚未起霧的通學道，那帶著蟲蚋的逆風微微碰撞著，告訴你沒有人為此而死去，卻也沒有人為此而生。渡假村還是營運著，那奔馳著野馬的夢幻之地並未成為廢墟，我們從這裡離開，從這裡老去。城國邊牆上的五色旗隨風擺動，那十尺高的王昭君與成吉思汗維持著動作，那似乎曾多次粉刷的，不自然的勻白，像骨也像牙。眼前的雕塑高如魔塔，像時間對我們的挑釁，與無盡的模仿。

你只是靜靜地，巡視那些從不久居的幸福。恍惚看見四口之家，草原緩緩繞行著。那竟是日復一日的傍晚，在保留些許光線的錯覺之後，瞬間就隱沒了所有。

◎普通的池水

從前在池上讀的福原國小，近年來有了新的公共空間思維，校園圍牆拆去，與社區友善。周邊有保留完善的日式宿舍群，西北角有旅客必訪的福原豆腐，福原村有了新的口號，幸福原來在這裡。距離校舍五十公尺處的五洲戲院，在我七歲與父親搬到池上的時候就已經荒廢，水泥砌的售票口有兩張眼，兩張嘴，只要你敢望進去，大概也能有什麼從暗處望出來。戲院旁邊空地安上了米粒造型的吉祥物雕塑，老牆漆上模仿舊式電影海報風格的彩繪，一面八百壯士，一面小城故事。新的暖的慢的小鎮，不知道鬼魂都散步去哪裡。

小學格局方正，以銅像為中軸，十字放射四方是兩層樓高校舍，龍柏圍繞銅像，樹牆前後開口，俯視就像地殼的鎖孔。校內有一株檫樹，一株苦楝，輪流代謝橘貓色的葉，紫芋色的花。晨掃六年，靜靜堆積運送樹頂交換下來的時間。校園西側後門雜樹林裡有一塊焚燒場。樹葉，紙屑，瓶罐，果皮日夜悶燒。同年級特別皮的那幾個，會把殺蟲劑空罐丟到火堆，引起小型爆炸，無論老師再三告誡。後來讀到大江健三郎的〈飼育〉，想像偏遠山村裡的墜機，溝水，人獸相混的味覺，我也只是把那塊焚燒場放大再放大。

銅像前方有一座矮小和善的水池，肝紅色楷體浮雕，思源池。池中有菱角，水蘊草，萍蓬草，布袋蓮，睡蓮，浮萍，植物旁邊隨附木製白漆辨識板，尸メてゝロケ`ち么`，女一ム`女ム`ち么`，沉浸水中的莖因折射而縮短，纖毛上沾附細小的氣泡，像更迷你的水池。自然課學到難字，水黽。字型像龜像繩，說是水蜘蛛大家就懂了。水黽靜止時候微微壓沉水面，讓水看起來像是膠，玻璃，薄膜一類透明但不流動的物質，當我湊近，想要分辨水黽如何因為重量能變換水的性格，牠就用剪接的方式快速移出視野之外。我一個人圓形的水池旁邊繞圈，看得見與不容易看見的有豆娘，龍蝨，水蠶。大學之後讀到《孽子》，書裡的男人也繞著水池轉圈，只是池子加大，人變多了。



直線距離約一公里之外，有一座真正的池，大坡池。偶而會被誤寫為大波池，好像有水獸潛伏，掀起波浪。其實大坡舊做大陂，大埤，天然的斷層湖，池上是在池之上。蔣勳的《池上日記》裡面，說大坡池晨昏四季變換顏色，東西望去姿態不同。網路上搜尋，有一類大坡池攝影是這樣的，卷層雲從畫面中心輻射展開，山脈曲線倒影水面，像規模較小的龍

蛇，紫色的鱗，絲質空氣，各式風景成語的模型，悠遠秘境。其實很長一段時間，大坡池曾經壞頹淤積，進度遲緩長年擱置的整治工程，像修復不好的失敗關係。小學時一次強颱來襲縱谷，大坡池水暴滿，溢出本身的居所，淹覆周邊正值收割期的稻田。父親開車往萬安村外婆家探視，我在車內向大坡池看去，期間限定的猛水在暴雨中顯現形狀，像意外吸收太多的情緒。巨大而失去原形的池水令人懼怕，或者也參雜不被諒解的同情，自己蓋著濕棉被。颱風離開之後，過大的池水很快贖罪一樣地收縮，還原。

國小時候池上社教工作站很活躍，常舉行各種鄉鎮步行生態導覽。認識野生植物，認識水鳥，斷層地形探勘，泥火山踏查。大坡池是臺灣難得的內陸濕地，天然的生態教室。父親替我報名各種行程，跟著簡淑瑩老師穿梭各種小徑與裂縫。我並沒有成為一個特別喜歡自然的小孩，多半時候只是見證也見識了自己的固執彥扭。小學時候我有一具高倍數的天文望遠鏡，買來幻想可以窺視星雲如玫瑰，馬頭之類。跟所有小孩一樣喜新厭舊，看了月亮興奮一陣之後，望遠鏡就擱在儲藏室了。某個週末有賞鳥教育導覽，父親把望遠鏡起出來，載我抵達大坡池畔集合點。天氣陰雨，我們略微遲到，遠遠看見大家僅是肩掛著輕便墨綠色蒙皮雙筒望遠鏡，便帽，雨鞋，只有我裝配腳架與純白晶亮的單筒望遠鏡。遲鈍的我不希望顯得更遲鈍，固執不要開門下車，父親幾乎用踹的將我從車內抵出來，路旁芒草抖動。折騰了一陣子，眼淚擦乾之後我安靜地揹上望遠鏡，走入導覽路隊。簡老師說：「啊，馬翊航帶了很棒的望遠鏡！」我可能是被安慰了，乖乖地學習辨認白腹秧雞，大卷尾，蒼鷺，小白鷺，夜鷺，小環頸鴉。白鵝鵝波浪線條的飛行，紅冠水雞在綠稻之間閃現的足跡，我都記得——但此後也未有任何增長。

那時也學著認識周邊山徑可見的植物。月桃，楓香，龍葵，昭和草，毛西番蓮，魚腥草。簡老師說揉碎聞看看。楓香有青芒果的味道，先聞月桃花，再揉揉看月桃葉，兩者香氣似又不似，簡老師說聞過一次就不會忘記。其實吃過一次也不會忘記。我吃懸鉤子，吃朱槿花苞靠花萼處的蜜（偶而會吃到螞蟻），嚼酢漿草（大片太老小片不酸），用門牙將牛筋草莖刮過就有草汁滲出（長大後喝到小麥草汁的時候覺得味道頗相彷彿）。日後知道連雜草上可能也有藥，就再也沒吃過。一個人吃草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比較像動物還是植物。如今偶爾我還是會揉碎陌生的葉片，像滿足過去並未成為他物的餘念。



後來大坡池在我出外求學的時候緩緩復原，天光開闊，步道完整環繞池畔，騎乘自行車可以一路通往伯朗大道，天堂之路。優人神鼓，草地音樂，野餐節，馬拉松，竹筏節，潔淨露水，清晰晨霧的結晶，也許池水值得被諒解。我才是坐享其成，大學之後每任戀人都帶來大坡池約會，土坡上盤旋索愛。一手指水鳥，一手指植物，多識蟲魚鳥獸，警扭求來的知識竟也可以兌換愛了。

前年有機緣在池上與蔣勳老師碰面，他說隔天上午四點要去寫生，有時間一起來？我尷尬說我是臺北作息，大概爬不起來。其實住在池上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早起看過大坡池，從國小到國中永遠是上學最遲那個。夜遊大坡池比較多，國中補習班下課會買鹹酥雞到池邊聊天八卦，聽說有人帶啤酒就覺得招搖囂張，講不知哪裡聽來的鬼故事嚇自己。日記裡有七年前夜遊大坡池尋螢的結果：一隻成蟲，四隻幼蟲。當天某個朋友也與我斷絕往來，日記寫：「山頭的火，水裡碎去的光。沒有月亮，路旁電線杆的影子在田裡被路燈照得很長，與遠方山脈暗影相連，像倒下的塔。」

其實沒有聽過大坡池的鬼故事，只是小時候母親常常告誡不要常去家附近的水溝玩水，有村裡的孩子被流走，在遠遠的田裡才被找到。當然我還是照樣去水溝（後來才知道應該叫做水圳，是池上農田灌溉的命脈），有時被溝底藏在泥沼中的裂石割出細小傷口，有時暑熱水涼交替，返家後發著數日不退的高燒。三十年過去，我在平整的環圳車道上騎自行車，還是會忍不住往田溝盡處看去，為那久遠以前的消失感覺不安。

◎比留子

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同學之間流傳著一個挑戰。

「你看過クーラーヌッパ了嗎？」

池上的小孩把クーラーヌッパ的尾音發成長長的U。游U泳池，溜U溜U球，籃球U，東西弄丟U了。好友阿平跟我說クーラーヌッパ，我想不出來對應的國字。但知道是一部叫《怪談》的恐怖片，裡面有個人頭蜘蛛身的女妖。他雙手掌心朝下，交叉靠著下巴，做出蜘蛛腳快速挪移的樣子。撒拉撒拉。我光是看阿平細長的手指在雙頰兩側抓爬，已經起雞皮疙瘩，不知道錄影帶裡的筆流U子有多可怕。

小鎮主街有一間錄影帶店，光線不甚明亮，最上排的影匣我也搆不到，影片高櫃一層深過一層，最底還有一個小間，大概密藏了大人式的暴力與快樂。某天陪父親去租片，平淡地跟父親說「幫我租《怪談》。」夏日午後，我自己將黑磚一般的錄影帶推進播放器，進入了小學生的比留子挑戰。

《怪談》背景是日本一間鄉下高校，活潑白皙的女學生月島與八部老師消失在夜半的校舍。八部老師的兒子背上長出了墨藍色的人面癩，是比留子擄獲去的人臉，不時燒燙折磨著他，白色的制服底下蒸起白煙。校舍建在古墓上，地下水道裡是比留子的巢穴。遠道而來的考古學家稗田先生，背誦《古事紀》以之為咒，打開古墓的通道，與月島臉蜘蛛身的比留子對抗，封印其於黑暗中。比留子可以對人施行催眠與幻覺，在暗夜的校舍突襲，飛快拖行人類。那恐怖大概來自快速移動的難以脫逃，與斷頭使人成為半屍半妖的生存威脅。

電影前半部鏡頭貼著校舍地板快速移動，是比留子的主觀視角，穿過玻璃，課桌椅的縫隙，鐵櫃，化學教具室：我們成了比留子蜘蛛腳所載運，快速移動的斷頭。後來90年代末期啟動，以《七夜怪談》為首的日系恐怖片，則是講究日常的見與不見。咒與恨的介質脫離了地域。廊緣，浴室，廁所，被櫥，死亡倒數，時間與空間被詛咒滲透，人與鬼魂的隔間打穿了。反觀《怪談》裡比留子獵人，人獵比留子。閃避殺戮，妖來斬妖，現在看來有種難得的粗野爽快。一查才知道原來是Cult片經典《鐵男》的導演塚本晉也。劇情都是我二十多年後重看補充的，當時餘留下來的的是輕幻如歌如咒的畫面。

制服少年在麥色的陽光下微笑，生者與死者在草地野餐，光線讓物件有著髮絲般的刺眼

邊緣。

詭奇的女子聲音哄著他，那就去死吧。手中電鋸軌道快速運轉，讓細細的塵斑草屑一樣空氣裡漂浮，鋸緣與脖子僅僅差了半公分。

斷了頭的身體，老舊教室中噴發鮮明濃稠的血液。

灰綠色的頭顱在窗台後面微笑。

雞肝紅唇色的月島，在無人的教室裡呆滯地唱歌。

月島的頭顱像小船漂浮在黑水上，蜘蛛腳從水面下升起，復將頭顱載運走。

我沒有打電話給好朋友阿平說我完成挑戰了，也沒有對空氣尖叫。不是被比留子攻擊，而是被比留子舔了。我把錄影帶退帶，客廳磁磚滲著池上夏天吹南風的反潮水珠。活了下來，但留下透明的膜。

與比留子的高速爬行相反。參雜其中，一動慢過一動的詛咒與影格改造了下午。此後每個夏日午後一樣安靜，也都不得安寧。我不喜歡洗頭，不知道張開眼睛會看見什麼。睡覺時候沒有辦法把腳露出棉被，母親說電風扇不要吹頭要吹腳，下半身看不見的涼風是比留子吹氣。父母夜間有時飯局未歸，他們要我先睡，我怕他們再也不會回來。海棠壓花玻璃窗，上面投射窗外馬拉巴栗葉片的影子，路燈與夜風讓葉片晃動，我讓晃動成為指爪。恐怖是鏈子，我是活動有限的家犬。當我向他們說——不，我從未說出。馬拉巴栗只在夜裡晃動，如其他植物長大，我在十六歲離家。

時間終究是有使人全身而退的才能。後來沒有不看恐怖片，但只有《怪談》佔據了完美的恐怖。我卸下鏈子，在日常裡自由活動，而比留子是貴重，無法重來的愛。我一派輕鬆，陪著更害怕看恐怖片的其他男孩走進更多真的與假的怪談。換我頭上長出蜘蛛腳，在古舊校舍以外的縫隙裡爬行，蒐集記憶，情懷，籌碼。

在後比留子時代，也不再恐懼父母是否會一去不返。在他們被時間真正擄獲之前。告別恐怖的下集人生，是註定當個後知後覺的人。

◎危機小鎮

一九八八年盛夏，我七歲，剛搬到小鎮。新家正對著國小，但我貪睡，沒有一次準時上學過。搬到新家後不能與父母同睡。說是要獨立了。獨立，像遲到的人自己罰站。我在父母隔壁的房間裡，盯著夜燈小火，光暈緩緩擴大，閉眼之後烙著殘光，在眼皮底下跑著。壁虎咯咯地叫，爬行，尾巴掃掠過薄壁，繼續咯咯地叫。不能安睡，感覺又燥又冷，小汗珠像夜露微微滲在唇上。兩雙腳死死地窩在被單裡，怕有搔人腳板的鬼。

鎮上中心的市場周邊，有家母親喜歡點意麵加小辣椒的攤子。旁邊有一家電動場，灰白色菸霧在玩電動的人眼前活動，偶爾被屏幕的光反射出蟲腹的黃，淡淡肉粉色，陰暗的空間裡膨脹，游動。爆炸！嚎叫！粉碎飛機！炸碎霧化的灰色聲音，射擊穿刺的金色聲音，捶打膨大的紅色聲音交疊鎖鏈。我被混雜的夢引誘著，不祥的童話笛聲。母親說：不可以隨便去那裡喔，那是大人去的地方。

我只是容易被引誘的普通孩子。像小蟾蜍，彈跳入小鎮內任何我得以進入的電動場。喜歡那些吞食寶石生長脹大的射擊器械，或仿生型態如香腸泥鰍螃蟹組合成的奇異飛船。喜歡美式緊身牛仔褲金髮肌肉男，在暗巷撿拾起刀劍與油罐隨意拋擊。喜歡騎乘龍蛇在村莊與地獄間隨意滑行叫喊的女巫與騎士。壞壞，偷偷摸摸，浪費，豪華神秘的小劇場。有些甚且不算是「場」，只在雜貨店的側間，堆放蔗黃色的公賣局酒籃，空瓶，紙箱，混合醬菜與蜜餞糖精氣味的小所在，放著一台快打旋風機台。有時從父母竹筒撲滿中摸來的五元十元用盡了，就站在那裡看那些較我年長兩三歲卻一臉大人樣的少年，用高超技巧延長時間，五元就能打磨一下午。金錢與時間真的是不等值。

一個略帶悶熱的週三下午，我又晃蕩到市場旁邊的電動場看人鬥技。男人走入電動場，平淡，不友善地搭上我的肩「拄才你咁有看見一個查埔？」我不懂他說什麼查埔，整間電動場裡都是來來去去的查埔……我毋知。來，你來，我攔問你一次。我真正毋知。僅僅會的一點點臺語不夠用了，怎麼說也說不清。電動場裡還有兩個我不相熟，大我一些的孩子，也一樣支支吾吾。男人問不出什麼答案，似乎有點發怒了。他拍拍我們的肩，像趕三頭沒成熟的豬崽。不敢抗拒，乖乖上了一台米白，悶熱的九人座。

這是綁票嗎？我聽母親說過陸正。她跟我說不要隨便跑，因為在台北，有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男孩被陌生人帶走，然後被撕票了。我大概知道撕票就是死了。但為什麼是撕票？一張紙，被撕成兩片，三片？軟包裝黃色長壽菸，裡面有一層錫箔紙片，撕開時像一把小刀輕

輕劃過空氣，嘶——死亡的菸嘴從平整的日常凸起了一根。九人座經過金香店，書局，煤氣行，照相館，農藥行，檳榔攤，小鎮的主幹道，到了平交道旁邊，小鎮鬧區邊緣一間矮房。

男人打開車廂後面，又把我們趕到客廳。屋頂是生鏽的浪板，門內日光燈開關懸垂，一條墜下的腸子晃晃。桌上有花生殼，米酒，煙灰燙出的圈痕，靠壁是一個小神桌，桃紅燭燈沒有讓室內更明亮。男人進門後脫下白色背心，裸身斥喝，恁咁有看見阿全？我盯著他黑褐色的乳頭，回想到底有沒有辦法想起誰是阿全？男人拿出來一張照片摔在桌上，沒有人知道。男人的怒氣越來越飽，他轉身向房子裡面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一定是武器。我心臟駁駁跳——今天要被撕票了。

後來是一個女人陪著男人一起走出來，大概是妻子或情人。她看看我們，又看看他。都囡仔而已，不要對他們這麼兇。女人長得像素顏的司馬玉嬌，眼下帶著褐黑的眼線。他們說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她走進去又走出來，沒有拿出武器。發給我們一人一罐蜜豆奶，把我們打發走了。我沒有跟另外兩個小孩產生革命情感，也沒有跟著他們走去哪個地方消散壓驚。回家後，母親問我去哪，我說去書局。

那下次考第一名再去書局挑書給你。

好啊。

我把吸管插下平常不愛喝的蜜豆奶，沒有冰過，是溫的。我將蜜豆奶吸引到體內，讓自己獨立。那是死裡逃生，也有些中獎的驚喜：原來恐怖會給人回饋。我讓自己多了一個徽章，至今父親母親都不知道這件事。